

# 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与 增加值贸易的比较

□ 葛明 赵素萍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与总值贸易必然存在某种内在逻辑。依据不同口径的内涵,笔者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核算和比较不同口径下中国的外贸状况。

本文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库(WIOD),该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5—2011年,包含27个欧盟成员国和13个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及1个世界其他国家集合体,涵盖16个生产部门和19个服务部门。

1995—2011年,在总值贸易口径下,中国出口额大幅增长,仅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稍微波动,整个样本期间年均增长17.1%。进口额也有相似趋势,2009年较2008年降低了近1400亿美元,但2011年又达到最高值,相对于1995年增长了12.6倍,略高于出口额。贸易差额一直为正值,区间特征明显,1995—1998年贸易顺差迅速增加,期间增长1.2倍;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贸易顺差波幅平稳,始终维持在450亿美元以下;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顺差极速增加,至2008年已经达到4163.7亿美元,期间年均增速48.9%;但是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后,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2009年相对于2008年减少了1320亿美元,之后由于各国经济刺激措施的发力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贸易顺差开始缓慢增加。

在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由于剔除了总值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影响,中国出口额下降,但整体增长的趋势与总值出口额相仿。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2002年之前保持在80%以上,平均值为84.6%;加入WTO之后,由于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进口中间投入要素增多,出口品中的国内增加值率下降,至2011年基本保持在80%以下,平均值为76.9%,仅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这一数据回升至80.7%。中国进口国外增加值相对于总值进口额的降幅非常小,1995—1999年小于1%,2000—2003年小于2%,2004—2009年小于3%,2010—2011年为3.2%。这表明中国进口产品

价值绝大部分是由国外要素直接创造的,与出口的情况对比鲜明。正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进口国外增加值率的显著差异,导致此口径下的中国贸易差额相对于总值口径核算的降幅明显,并且有鲜明的区间特征,1995—1999年呈现顺差状态,1998年达到最大值302.3亿美元;2000—2005年呈现逆差状态,并且绝对额快速扩大,至2004年达到最高值684.8亿美元;2006—2009年又转变为顺差状态,均值为574.4亿美元,2008年处于峰值915.8亿美元;2010—2011年又极速转变为逆差状态,其中2011年为-1019.3亿美元。

在贸易增加值的基础上,剔除国内价值折返的部分,就得到了增加值贸易额。1995—2011年,增加值出口额占总值出口额的比例由83.6%下降至75.5%,尤其是加入WTO以来,这一比例维持在80%以下,充分反映了中国嵌入全球化程度的增加,中间产品频繁进出关导致的重复核算部分持续增长;但增加值出口与出口增加值的差距并不明显,减少幅度约为2%,主要是由进口中的价值折返部分造成的。增加值进口额相对于总值统计结果降幅更高,2000年以来平均值为29.2%,其中2004—2008年高于30%,2011年为28.6%,降幅主要源于中国出口额中大量的国外增加值,而这一部分在增加值出口核算中必须剔除;由增加值进口额与进口增加值的巨大差异也可以反映这一点,2002年以来两者差异大概是总值出口额的28%。增加值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差额完全一样。

在总值贸易口径下,2011年,中国出口额20861.9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额的11.3%,高出美国2451.2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以出口国内增加值来衡量为16319.7亿美元,世界占比11.8%,略高于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78.2%,高于全球平均值75.2%,居世界第九位。增加值出口额15744.2亿美元,占总值出口额的75.5%,虽然低于美国的79%,但绝对额仍位居世界第一位。这

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出口额虽然迥异,但规模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并没有变化。

中国总值进口额 17914.5 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 9.7%,比美国低了 6075.3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两个口径均未改变这一地位,只是绝对值变动明显。由于中国进口国外增加值率高达 96.8%,而美国为 94.5%,因而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美进口额的差距有所收窄。中国增加值进口额仅相当于总值进口额的 71.4%,而美国这一比值为 83.9%,因而在增加值贸易口径下,双方进口额的差距扩大至 7334.2 亿美元。

2011 年,中国总值贸易顺差 2947.4 亿美元,略低于德国的 2985.5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各国增加值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差额完全一致,从而说明总值贸易差额仍然可以反映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但若是依据贸易增加值口径,中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 1019.3 亿美元,此时世界总的贸易差额为逆差 40608 亿美元,其原因在于各国的出口国外增加值率显著大于进口国内增加值率。由于该巨额逆差与贸易差额平衡理论明显相悖,因而贸易增加值并不适于作为国际贸易规模的核算口径,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一国生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

上述核算结果仅适用于一国单边贸易总量层面,而不适用于其产业层面。因为针对某一产业部门,增加值贸易额并不必然小于总值贸易额和贸易增加值额,而增加值贸易差额也与总值贸易差额并不必然相等。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间要素价值在产业之间存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效应,从而出现间接的增加值贸易。

在总值贸易口径下,中国出口额主要来自制造业部门,以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为代表,出口额 7214 亿美元,占比 34.6%;但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不高,仅为 71.1%;再考虑到出口价值折返本国的部分,该产业增加值出口额大幅下降,仅为 1938 亿美元,相当于总值出口额的 26.9%,在增加值出口总额的占比降为 12.3%。这一典型事实凸显了总值贸易结果容易高估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夸大出口收益规模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国外先进要素投入的产业,而出口增加值率有助于认识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增加值出口则从总量上厘清产业的贸易收益规模。其他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增加值率相对要高一些,比如食品饮料烟草、皮革及其制品、木材及其制品、造纸印刷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纺织业为例,其总值出口额 2418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1.6%,国内增加值率为 85.7%,增加值出口额 1058 亿美元,与总值出口额的比值为 43.8%。农业、矿产采掘业以及大部分服务业等 18 个部门的增加值出口额大于总值出口额,其中农业、矿产采掘

业、金融业的增加值出口额分别是总值出口额的 6.5 倍、8.2 倍和 35.6 倍,凸显了这些产业对其他产业出口的支撑能力,也反映了总值出口额可能掩盖国内各产业部门的真实竞争力来源。

上述三种核算方式下的中国各产业进口额也有显著差异,比如总值进口最多的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增加值进口额为 1346 亿美元,不足矿产采掘业的 47.8%,约为总值进口额的 32%,在总进口额中的比重也由 23.4% 下降为 10.5%,但进口国外增加值率 93.2%,说明中国多是进口该产业部门的上游产品,国内价值含量比较低。其他产业部门的国外增加值率也维持在高位,平均水平 96.8%。基础产业、矿产资源以及绝大部分制造业的增加值进口额小于总值进口额,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各国各产业的上游产品特别是优质农产品、矿产资源以及先进零部件等中间要素的需求量巨大,而这些中间要素的价值一般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大部分服务业部门的增加值进口额高于总值进口额,这是因为相当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价值被包含在其他产业中间进口,比如金融行业,总值进口额 41 亿美元,而增加值进口额 439 亿美元,间接进口额是直接进口额的十倍多。

就贸易差额而言,由于贸易增加值差额没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和现实意义,且与总值贸易差额差别不大。首先,总值逆差的 9 个产业部门表现为增加值顺差,比如农业部门由逆差 543 亿美元转变为顺差 620 亿美元。其次,总值顺差的 5 个产业部门表现为增加值逆差,以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由顺差 28 亿美元转变为逆差 484 亿美元,主要是由于增加值进口额变动幅度较大,这反映了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产业较强的支撑作用。再者,持续保持逆差的 5 个产业部门,增加值逆差普遍小于总值逆差,比如矿产采掘业大幅度下降了 1476 亿美元,原因在于增加值出口核算了矿产资源价值的间接贡献,而进口多是直接资源,其价值变动不大。最后,一直保持顺差的 14 个产业部门,增加值顺差额普遍小于总值顺差额,比如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由总值顺差 3011 亿美元降低为增加值顺差 592 亿美元,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也显著下降,这也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模式产业的典型特征。这两种核算口径下贸易差额的差异取决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向的变动比例,具体依产业的特征来分析。这说明厘清价值的来龙去脉、关注产业价值的国内外转移、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对于重新认识产业部门的价值贡献十分必要。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 期,原题《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的逻辑关系与实证比较》,约 17000 字